

邪劲

邪来列

XIE JIN

继《邪性》《邪门》《邪道》之后又一部力作

从背叛到回归的北京玩主

小军 / 著

谨以此书敬献
灭罪的首都警察

紫砂壶  长篇小说书系 



◎ 中国华侨出版社
世界华文文学出版中心

紫砂壶 |  长篇小说书系 壹

邪劲

小军 \ 著

◎ 中国华侨出版社
世界华文文学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邪劲 / 小军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06.6

ISBN 7-80222-097-1

I.邪... II.小... III.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0098 号

● 邪劲

作 者 / 小军

责任编辑 / 卓力

装帧设计 / 北北

版式设计 / 岳春河

责任校对 / 雷一平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/ 23 字数 / 351 千字

印 刷 / 中国文联印刷厂

版 次 /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 - 80222 - 097 - 1 / I·4

定 价 / 35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XIE
JIN

1

距石河子市 270 公里,新疆监狱管理局所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某劳改支队禁闭室。

禁闭室设计得非常有针对性,长 1.40 米,正常身高的犯人,根本无法伸直,高 80 公分,想站舒服了,对不起,没门儿。

通风设备想都甭想,没有那景儿,混的有面儿的,打一盆凉水,勤擦擦,也就到头了。

至于伙食,大班吃什么,同等待遇,只不过,按规定的定量,减半,饱不饱,自己扛着,磁器^①玩儿得好的,打过吃的,正常。

作为男人,抽烟是最基本的需求,尤其是烟瘾大的,不让冒烟,还不如杀了他呢,没辙,这就是惩罚。

让你永远难受。

谁叫你折腾呢?

规矩是人定的,也是人破的,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,而是相对的,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的人,自有相对应的活法。

南城的老特务正迷瞪^②着呢,“咣当”二道铁门打开,人没进来,声音儿已经灌到老特务的耳朵里:

“老×,憋坏了吧?”说话的是五大三粗的黄三。

“你丫够牛!”

“跟你比,差着行市呢。”

①磁器——黑话,铁哥们儿。

②迷瞪——北京话,昏昏欲睡,神思恍惚。

邪
劲

邪劲

IE

JIN

“装大个的，黄大杂务，除了队长，你在院里跺跺脚，够使，想切谁，玩儿似的。”

“再怎么耍，也得给你老×留面儿呀。”

“嗨，人屌货软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你们这些崽儿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站在风口浪尖上。”

“到底是老炮儿，骂人不吐骨头。”

“黄嫖子。”

“嘘——打住，这外号没人知道，丑事还是遮盖着点儿吧。”

“人都掉井里了，自尊多少钱一斤？”

“瞧您说的，咱们这帮子人，要的不都是面儿吗？谁也不愿意跌份儿。”

“真他妈的成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全是铁把子，都是哥们儿弟兄，哭着喊着两肋插刀，不求同年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日死，扯蛋，关键时刻，撂个底掉，连他妈的小名都得跟雷子讲了，我算是看透了。”

“老炮儿要是看破红尘，黑道就要灭亡，社会上就没有坏人了，公安局也得关张，警察们就得集体下岗。”

“夜游呢你，大白天说梦话，成心是不是？赶紧。”

“我操，忘了。”黄三赶紧递过烟点上，“管够，但决不能砸窑^①，江中刚打过招呼，师里边下来检查，人颠儿^②了以后，再给你打进来。”

“又臭吃臭喝，今儿改善？”

“哎，对。”

“干货多打点。”

“醒攒儿^③，大萝卜还用尿浇，知道你素，当心，蹿稀，天儿这么热，臭气熏天，又不透风，呆都没法呆。”

“嘴真够碎的，小脚老太太呀。”

“正事儿差点没交代。”

“别事儿×行不行？”

“那次上边来人，都往反省号跑。”

①砸窑——黑话，藏、贮存的意思。

②颠儿——北京话，走开、离开的意思。

③醒攒儿——北京话，心窝、胆量的意思。



“假模三道^①的，尽走形式，蒙傻子呢。”

黄三反驳他：“还真有冤的。其实呀，真正的大头儿，才真正的讲理，行得正，底下的人，才是玩弄鬼的，乱，是他们造成的，当然，也有好人，司务长算一个。”

“得了吧，就他分三六九等，看人下菜碟。”

“人跟人不一样，都想往上爬，只不过，手段和方式方法不同，尤其这个鬼地方，天高皇帝远，官大一级压死人。”

“能活着回北京，就算万幸。”

“江中特意让我叮你一句，老实呆着，两三分钟的过场，一混就过去了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把嘴关掉，千万别耍狗屁脾气，胡说八道，没几天就解除了，再捅出点篓子来……十几年都熬过来、忍过来了，小心无大错，别的都放在一边，全须全尾儿^②的回去见上老太太一面，再说别的。”这话说得诚恳、实在，没虚的。

此话一出，老特务也收起了自己的锋芒，流氓的霸气全无，非常认头：“行。”

黄三问：“出去有目标吗？”

老特务答：“现在讲什么为时过早，十几年蹲得跟个傻子似的，狗屁不懂，任嘛不灵，早就是被社会淘汰的人，你说，干什么成？外面火煽火煽的，差着十多年的节气，不弄点斜门歪道，走到什么时候是一站？”

“打打杀杀根本不行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”黄三继续谈着自己的观点。

老特务坦然面对：“不一定。各行当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。这世界，永远不会失衡，独立存在，那样，将会天下大乱。不是给咱们找兴，红与黑，始终相辅相成。”

见黄三有滋有味地听着，也就继续道：“三儿，知道咱们败，败在什么地方？”

黄三这回认真对待：“您圣明。”

老特务深深地吸了口烟：“最最关键，咱们输在了……”

话口儿的坎儿^③上，大院杂务揪呗紧张张跑过来：“三哥，检查的来

①假模三道——北京话，故作姿态、掩饰实情。

②全须全尾儿——北京话，没病没灾，身体不受损伤，精神不受折磨。

③坎儿——北京话，关口、关头。

XIE

JIN

邪劲

邪劲

了,马上进大门。”

黄三骂他:“慌他妈什么?知道了。”从容地往外赶着烟,“孙子,你也快赶紧扇着。”

2

刑侦支队的一个都不少,都被圈在支队长景连的强行灌输中:“随着刑事犯罪暴力化程度的加剧,我们的枪械应该有很高容量,以便在枪战中保持火力持续性,以技术优势压制、震慑暴力犯罪嫌疑人。”

警校毕业的高才生容小古插嘴:“头儿,新鲜一点儿啊。”

这小子的求知欲特别强烈,景连的份儿绝对至高无上,唯一对这种挑战格外开恩:“竖着耳朵长学问。这是国产 80 式战斗手枪,是在德 M721 冲锋手枪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的,小毛孩儿,够使吗?”

“够使,够使。”

“这是 1980 年设计定型的,简称 80 式 7.62 毫米手枪,20 发容弹量,与毛瑟 20 响手枪相比,80 式在套筒座和握把倾斜度上有所变化和改进。”

“作为新研产品,该枪仅装备了少量特种部队,枪体积较大,重量 1.37 公斤。”

容小古又添乱:“领导,可做肩托用的皮套够笨的,携行不便啊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该枪在 50 米距离装枪套肩托有依托卧射时点射的 R50 为 11.5 厘米,但在战斗中手持带枪套肩托或上着肩托射击其精度、威力和携带性就不如冲锋枪和短自动步枪了。该枪的射速高达 1157 发/分,若打连发,扣扳机时,稍放慢些,20 发子弹就打光了。”

“和 79 式轻型冲锋枪一样,该枪因无点射控制装置,也存在高射速与弹匣容量不匹配的问题。”

“所以,80 式 20 响手枪只是作为中国人偏爱德国毛瑟 20 响手枪的精神产品而存在,这就如同美国人喜欢左轮手枪一样,喜欢归喜欢,但实战,

军队和警察都不用它。”

“如果不意外的话，我有必要回答容小古警员提出的德国 7.63 毫米 M712 式毛瑟 20 响手枪的功能和构造。”

容小古：“领导，聪明。”

“你得请喝茶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很多公安前辈迷恋 20 响手枪。20 世纪 80 年代初，当时的市、县级公安机关拥有大量建国前缴获日寇、国民党军警的各国杂牌手枪，我们使用这些手枪可以为国家节省财政经费。”

“这里有名堂。”容小古冷不丁又冒一句。

“对，严格来讲，毛瑟手枪体积大，较笨重，不适合警察佩带，之所以在 80 年代被应用，主要是因为毛瑟 7.62 × 25 毫米手枪能与国产 51 式 7.62 × 25 毫米手枪弹互相使用。”

“要谈毛瑟 20 响手枪的构造性能，先要更正一个误解，有人以为毛瑟手枪肯定是由著名的枪械设计师毛瑟兄弟研究而成，其实不然，第一支 7.65 毫米 C96 式毛瑟手枪，是由在毛瑟兵工厂工作的费德勒三兄弟研制的，1895 年造出样枪，1896 年正式生产，因在毛瑟兵工厂生产而命名。”

“后经德国、西班牙枪械专家不断改进，形成了 7.63 毫米和 9 毫米毛瑟手枪系列，但这些枪都是 10 发容弹量，而且只能单发射击。”

“1932 年毛瑟兵工厂在德国人卡尔·威斯汀格的专利结构基础上研制出能连发的 20 响 M712 式毛瑟手枪，亦称 M1932 式毛瑟冲锋手枪。该枪增加了连发射击方式，并设有快慢机按钮可供单、连发射击转换，是世界上第一支冲锋手枪。”

又是容小古：“别吊胃口，展示一下，开开眼界。”

一个红锦盒，乌黑闪亮的手枪立刻架起来。

场上一片哗声，但又很快消失。

“你们注意，”景连演示着，“握把前上方有三角形快慢机按钮，尖头对准‘N’时为单发，对准‘R’时为连发，转换时……”他的手机响起，“景连，哪位，哪里？知道了。”脸色越来越凝重。

底下的伙计，都明白意味着什么。

XIE
JIN

邪
劲

邪劲

3

北京，西山某饭店。

整整三十桌，四百多人，黑鸦鸦的一片。

只要稍微靠近这些人，片刻的言谈话语，就让人心里发怵，不敢驻足，少惹是非。

明眼的都清楚：没有一个善茬子，全是道上折腾混的，三句话不离本行：

“哎，趴虎你丫还活着呢？”

“给我贴墙上^①，有你丫什么好处？给打幡儿呀？”

“四逼，够火，跟东北的搭上帮了？吃上女人的饭了？无本生意，水。”

“瞧你那个德性，吸粉吸得快瓢了吧？”

“放心，要饭从你家门口绕过去。”

“收了吧。”

“我们家不缺大爷。”

“胡子，你丫眼里没谁吧？混壮了？”

“大哥，有事儿您言语，保证上。”

“去你大爷的，害我呀？就你这号的，折^②进去，竹筒倒豆子，谁他妈的跟你共事儿谁倒霉，早死几天。”

“老皇历，人都有个长进。”

“哼，狗改得了吃屎？”

“怎么跟我大哥说话呢？”

“小逼崽儿，轮不到你说话，叫你大哥教你怎么做人？”

“破破你，信吗？”要站起来，后面有十几个。

①贴墙上——行话，被枪毙的意思。

②折——行话，被公安人员抓住的意思。



“坐下，臭傻逼，把嘴闭了。大哥，小崽儿，不开面，您多担当。”

“够生，我喜欢，算了。”两边都给台阶。

其实呀，都不服，但没人敢在这场合翻车^①，这个局是吧秃设的，为的是给老特务接风洗尘。

吧秃折腾的不早不晚，70年代中期，老炮儿只沾个边儿，圈儿里也只滚了三年，还是教养圈儿，不是大刑，名号并不响。

俗话说得好，先胖不叫胖，后胖压塌炕，自有后来人。

人，不怕折，就怕悟不出道理，整不出名堂，到最后还是臭鼠辈一个，越活越抽抽儿，到头来，白混。

吧秃行，脑子活份，出来后，苦了两年，有了资本，干上了最时兴最赚钱的娱乐行业，左右逢源。官道上的该打点的打点，该吐血的吐血；黑道上的，横的不怕，软的也不欺负，一视同仁，全都给面，赶上事了，能帮的绝不含糊，鼎力相助。

道上混的，都讲义气，危难之中伸把手，缓过劲来，必然回报，以死答谢，不少人都欠吧秃的情。

里外都玩儿得转，自然结下众多玩主。

这帮子人，图的就是吃喝玩乐。反正钱也来得容易，反过手过来捧场消费，哪儿都是玩儿，都是扔钱，吧秃又是有求必应，训教的小姐们，大把的银子入腰包，自然卖力气，伺候得舒舒服服。

吧秃由此猛然发达。

尤其是现如今的年头，一切以钱开头说话，凭的是真正的经济实力，打打杀杀的背后，还有用钱砸的效用。

钱好使，钱管用。

没有人能摆脱钱的诱惑。

钱，可以指哪儿打哪儿。

很多人，认钱不认人。

谁都醒攒儿。

谁也不是傻子，谁也不是二百五。

^①翻车——黑话，翻脸的意思。

XIE
JIN

邪
劲

邪劲

XIE

JIN

傻的人当不了流氓。

傻的人当不了玩儿主。

圈儿里滚过的人，都精过了头儿。

道儿上混的人，个个是人精。

吧秃设的局，面子大家都认，都给，更何况老特务，正儿八经儿的是老炮儿，从哪方面，两个人加起来，本身就是一个大面子。

面子，对于玩儿闹们比什么都重要。

本性的暴露还在继续：

“蓝瞎子，酒吧做得够大的。”

“混口饭吃。”

“妈的，那，哥儿几个还不得喝西北风去。”

“磁器，有要债的活儿，吱声儿。”

“老歪，有家伙吗？”

“谁要？”

“反正是铁把子。”

“跑路的可没戏，外地的想都甭想。”

“歇菜吧你，干你这行的，还有讲究？折腾出去就是好样的。”

“打住，免谈国事。”

“得，改日细聊。”

“大哥，老特务得五张儿了吧？”

“别他妈费话，老特务那是你叫的吗？都听好，低头喝酒，死撮一个点。懂点事儿，天大的事儿，都得忍，没什么新鲜的，当孙子，谁要是跳出来，别怪我手黑，不让兄弟。”

“明白了您呐。”

“大哥，听喝儿^①。”

“哎，老特务多少年？”

“无期，在一监改十五，减了四下，统共也得呆十三四年。”

“从新疆活着回来算不错。”

①听喝儿——北京话，没有主动性，听凭别人指挥。

“嗨，都一样，到什么时候，人都经活，走哪儿说哪儿的话。”

“听说，临解除，还磕呢。”

“改不了，暴脾气，见火就着。”

“吧秃怎么那么给他面儿？八竿子打不着，差着不是一星半点儿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老特务当年给吧秃挡了一件事，交情到这份儿上了，算得上生死朋友。”

“我说呢，不过，老特务份儿挺大的。”

“当然，名号挺响。”

正侃着，吧秃领着老特务进来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，算是迎接。

老特务一身新行头，中式棉袄，竟然穿着一双布鞋，手一抱：“多谢。”随着吧秃坐到最前排的正座上。

吧秃站着举着酒杯：“人也不用介绍，都知道怎么回事儿。俗和客套全免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全凭心气，敞开的撮。酒随便，尽兴儿喝，别灌大哥，意思意思就得，来日方长。”

都是明白人，自然知道该怎么做。

吧秃这桌有点不寻常，陪座的都让老特务吃惊：哪一个提溜出来，全是响当当的人物，而且份儿拔到头了。

北城五虎聚齐。

南城的老战犯、电驴子、颠虎子、老八坐得稳稳当当。

东城的小混蛋。

西城的九龙一凤硕果仅存的一龙一凤，依然光彩照人。

再加上一位大佛爷三碰子。

多年未见，免不了多说几句，而且说话都不忌讳，直截了当。

“老特务，气色不错，这回又悟出点儿什么？”二虎对他很了解。

“你丫戳我？”老特务问。

“深造得有个了结，老这么扑，代价太大。”二虎讲得挺实际。

老特务：“你能收？”

颠虎子接过来：“现在呀，跟你说什么都没用，憋了十多年，心气儿肯定高，挡你也听不进去，只说一句，最好多看看，多听听。”

老特务自有高论：“全都活得挺留神，吧秃有心，是他的情分，这帮子不

XIE
JIN

邪
劲

邪劲

是给我面儿，是人家吧秃自己撑的面儿，十几年，谁还拿我当个事儿。更何况，今儿，这么大的动静，全是炸子儿，万一有个点火的，啊……”

佛爷三碰子：“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是日子好了，还是吃得好，这些小崽儿，聪明，贼，你老东西别担心，他们早就防范了，所有的人都集中，谁也不知道聚会的地点，然后，统一到这儿，这顿酒，踏实喝吧。”

老八慢条斯理儿不紧不慢：“至于犯葛叫板，还不敢。”

九龙中的得龙开言：“特务，你回来得呆得住，现在的外面很花，很诱人，但一切得钱开道。虽然以前的折腾还讲究，但绝对不是长久之计，都得改。既要保持咱们的份儿，还得干出点门道儿来，什么都要得开，不折，才叫玩儿得好。”

他一开口，老特务从内心服气，甭管对不对，都尊敬：“您这么一说，我还真得琢磨琢磨，我清楚，不给我瞎码棋的，您算一个。”

一凤秋燕美艳依旧，说跟实际年龄相差小二十岁，一点儿都不过分。她的辣手与九龙齐名，不是吹出来的，毒狠俱全：“特务，你也号称老谋深算，可怎么每次到关键时刻，都跟不上趟儿呢？要我说呀，你交的人、用的人，都不灵，更要命的是人有几个十几年，赔不起呀！姐姐说句狂话，不怕得罪你，换个道儿行。”

老特务自己感觉，这次回来，众多哥们儿的口儿都有所改变。再看看各个都人五人六儿的，坐着吧秃的大奔，一问心还真动，要一百多万，看来这世界真是变了。别人都劝自己，自然有底气儿，先看一阵子，也未尝不可，“得，听人劝吃饱饭，你们给点个道儿。”

吧秃：“不急，大哥，您缓缓劲儿，好好保养保养，不在乎一时半会儿。跟您擐个实底，如今的节气，跟以前差着不是一星半点儿，人都在变，都讲究实际。”

老特务反应奇快：“醒攢儿，人民币好使。”

吧秃：“全一样，没人躲得过它的诱惑。”

“都混得不错。”

“没辙，大哥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。哥们儿仗义有，还存在。弟兄们得搂钱，凭实力，没有钱寸步难行。况且，这个社会有很多机会等着你去捞，胆量是一方面，最为关键的，得凭脑子，玩儿攢儿。”吧秃很诚恳地劝说。

看着老特务专注的样子，他知道管用，继续加以开导：“大哥，别看您折

IE

JIN

的次数多，败的也不少，除了运气以外，周围的人败类太多。其实，您的算计，在这帮人当中，是顶尖的，兄弟我一直这么认为。您也知道，我吧秃很少犯狂，让我佩服的人不多，您算一个，换个活法。”

老特务很感慨：“老了，跟不了形势，如果算不上糊涂的话，大言不惭，学问换学问。”

吧秃竖起大拇指：“老炮儿呀，就是老炮儿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怎么样？指点江山吧。”

“我？笑话，上不了台面儿，尤其现在这个惨样，自愧不如。”

佛爷三碰子乐着说：“老东西，圈儿里能教人谦虚谨慎呀。”

老特务：“老贼，哥们儿给关傻了。”

三碰子：“喝一个。”一饮而尽，“少玩儿这套，一点儿都不打折扣，本佛爷不是随随便便是个人就叫得动的，也就是你。”

“得，知情。”老特务也痛快地干了一杯，心里别提多舒服，抹了一下嘴，“难得老哥们儿弟兄给面儿，有事儿，打个招呼。”

小混蛋一挥手：“免，这话打住，即使有事儿，不会害你，更不会让你知道，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现在这帮孙子，不可人疼，那个仗义劲，全他妈的给狗吃了，个顶个的认钱不认人，你呀，省省。”

电驴子：“哎，告诉你一个准信儿，米心，还单要呢！怎么回事？你清楚。不过，咱哥们儿敢说这话，这十几年，没人敢动她。”

这帮人眼都尖，老特务的脸上抽动了一下，而且，大家伙儿心里都明镜一样：轰天轰地的二十多年，没人有这艳福分，他独享。

秋燕打圆场：“特务，当务之急，静心为上，人得先立住脚，其他，都好说。这一次，该出点儿彩，不然，在圈儿里白呆。先干正事儿，女人，都是水做的，姐儿们奉赠一句：是你的跑不了，不是你的，上赶着也没用。”

老八粗得没边：“得，得，得，换个话题。电驴子，你丫没事儿找事儿，填堵玩儿，挡心气儿，哪儿跟哪儿呀。喝酒，喝酒，特务，行不行？喝个大酒，今儿撂平。”

老特务不含糊：“怕你呀，你划道儿，横着喝竖着喝怎么都成。”

酒能闹性，更能壮胆。

“尤三，你臭丫挺的，活得够滋润。”

“瓦刀，有气没用，有本事自己玩儿命揍。”

XIE
JIN

邪
劲

邪劲

XIE

JIN

“说得好听，办起事儿来不地道。”

“本哥们儿向来不做理亏的事儿。”

“你他妈的得了吧你，西四把角的歌厅，是不是你丫霸的？”

“这跟你有关系吗？”

“你把吗字去了。本想过两天找你去，今儿赶上了，怎么着？四九城搁不下你了？”

“瓦刀，你想拔这个闯是怎么着？”

“孙子你不服？”

这边一叫份儿，底下的兄弟早就压不住火：“不服，怎么着？连你都干。”

一瞧有人跳出来，更有人来疯儿：“老皇历别翻，老了就是老了，年头都跨世纪了，你们不在了。”

瓦刀的兄弟们哪怵这个，直接叫板：

“傻逼，怎么给你们漏出来了？你们家大人没教怎么说话？”

“你们丫什么东西啊，吃错了药了吧？”

“是战士，咱们外边。”

尤三的人也不是吃素长大的：“谁不出去，就是蹲着的。”

性急的，已有人将酒瓶子打碎，抄在手中，手快的，早就将菜盘子飞了出去。

没控制的盘子连带着菜落在旁边的桌子上，顺便招上了另一拨人。

这么一闹，立马儿炸了窝，场面极乱，呼啦啦的全站了起来，都防着随时应付突发。

这一下，全搅。

“谁呀？”吧秃的声音响起，“站出来跟我磕。不想踏实，活得腻歪，我接着，成全。”

传闻中的八个贴身冒了出来，懂活儿的能识出货，个顶个的身手够使，随时准备扑上去。

吧秃音量不大：“要大可以，但，不是时候，挑的地方也不对。给面儿的，都坐下，懂事儿的，闪一边去，忍着，想跳的，出来跟我走。”底气十足的语气。

心眼儿活，是所有玩儿闹们的通性。

闹事儿的和在场的，都在心动：拔份的机会不多，尤其是各路诸侯聚齐儿更难得，不鸣则已，出个彩儿，一鸣惊人，但得付出代价，而且，得舍



得豁出小命来，大家都穿着鞋，还不至于到光脚的地步。

全场沉默，静止。

吧秃带着坏笑：“既然玩儿不起，那就盘着，把这顿饭对付过去，谢谢捧场。哦，对了，千万别给我省钱，可着劲儿造。”说得轻描淡写，转身一挥手，八个贴身退了出去。

等他回到桌上，老特务昂着头：“兄弟，今非昔比，哥哥长见识。”

吧秃依然恭敬：“您烧我。人都有缺点，而且相当自私，时时刻刻在算计、衡量，在比，尤其是社会上滚过的，野心和狠都比常人多出许多，不管你对他构不构成威胁，只要牵扯到他的自身利益。同时，你比他差着级别，那么，你就是绝对的菜，但有一种除外。”

老特务接上：“除非，玩儿命。”

吧秃：“当我大哥，不虚。”

“不敢当，该闪到一边去，立不住脚。”

“可别，您得调整自己的心态，错其，您有优势，这么多人能认，足矣。”

“迎头赶上并不晚，关键是选择自己适合的，必须迎合形势，适应社会。”

“反叛的骨子里不是正色，上不了台面儿。”

“不对，大哥，反骨的人天生有灵性，敢作敢当，聪明无比，标新立异，只要有个好的引导，加以精心，定有重量。”

“每个人各不相同，不见得都能玩儿的转，而且，运气挺重要，多数走的是背字，甚至一背到底。”

“得，话太重，赖我，您得喝大酒，尽兴，晚上还有节目。”

“让我解气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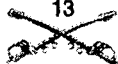
“应该。”

XIE
JIN

邪
劲

4

一路警笛长鸣，景连始终绷着脸，尽管出恶性案件已是家常便饭，又是职业，本该再正常不过，但他每次内心都有痛楚：经他过手的涉及剥夺生命



邪劲

XIE

JIN

居多,这个秘密没人知道。

现场已被警戒,技术勘验已经进行:荒地内的尸体为女性,头部盖有一件蓝白相间的方格睡衣,口中塞有两只肉色女式丝袜,尸体脖颈上有掐痕,乳房上白色乳罩背带被扯断,其他部位裸露,下身躯体被焚烧,腿上有焚烧过的衣服碎片,距尸体西北方向约 3.5 米处有一片火烧灰烬。

景连头都没回:“报案人。”

哆哆嗦嗦的老者很健壮,神色相当紧张地被带过来。

景连口吻软化:“老爷子,感谢您的支持,按照程序,做个笔录。”

“完了吗?”景连问。

“完了。”法医回答。

“一、通报。二、查询失踪报案。三、立即走访方圆三公里范围的居民和知情者。四、尸检快速进行,出结果。五、抓紧时间确认死者。考虑不是他杀的第一现场,扩大搜寻范围,请辖区的派出所协助。两个小时后,分局会议室见。”不假思索,干脆利落,相当坚定。

车上,容小古疑问一个接一个:“他杀无可非议,立论否定第一现场,未免牵强。”

不等景连回复,三队队长周玉已开口:“小子,书本是书本,实践当中得靠经验积累,你以为拨拉个脑袋就当刑警?说得轻巧,大案队经手的,哪一个都是够劲的,人命关天,儿戏不得。”

容小古:“那……”

大案队的干将宫五一:“甭那,知道你憋什么屁,本意是好的,出发点也对,只是毛嫩,拜师傅。”

容小古服气:“拜,真拜。”

宫五一也喜欢有个性的爱挑战的小同事:“当着老大,我也班门弄斧一把。咱们的活儿当中,发现尸体的地点并不是犯罪人实施杀人行为的地点,之所以转移尸体,说明杀人地点与他(她)有直接的关联,移尸、抛尸是为了割断这种联系,从而逃避侦查和打击,所以,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发现尸体的地点加以研究,判断是主体现场还是关联现场。”

容小古嘴硬:“说服不了我。”

宫五一耐心地讲:“小子,判别发现尸体的地点是否为主体现场,要根

